

張我的田園 煒

八月叢書

江蘇文藝出版社





我的田園

張煒

江蘇文藝出版社

(苏)新登字007号

我 们 田 园

作 者: 张炜

责任编辑: 张昌华 叶兆言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南京人民印刷厂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0.25 插页 4

字数: 185,000 1991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0320-1/I·306

定 价: 3.9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我看见葡萄树在向我微笑，它笑得意味深长。

那个秋天整个葡萄园在风中陶醉，原野上全是葡萄的香味。那样的夜晚，我安憩在园子当心的那座小茅屋中。多么好的秋天，多么好的葡萄的香味。我的梦做得好长。我像在春天里一样睡得沉沉，打出长鼾……

不过这一切好像一晃就过去了。我睁开眼睛，再也看不到葡萄树的微笑，正像我许久没有看到城里的朋友一样——我在一天下午突然记起了这些。在这片清冷的海滨葡萄园里，我听不见喧闹，看不到真正的伙伴。过了许久我才听到斑虎在远处吠叫。有人扣响了猎枪——那是拐子四哥。有人在远处呼喊，那是谁？还有呵斥的声音。我听出来了，那是大老婆响铃。鸡在格格叫着。有人响亮地打着口哨。原来这个葡萄园一切都像往常一样，正在度过它的又一个秋天。

……

我走在葡萄树荫下，一个人默默地走。在下午三四个小时的这段时光里，我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她快要四十岁的人了，可是在这个下午我却突然像个孩子一样，心底渗出了莫名的忧伤。我觉得自己需要依恋，需要爱护和关照。甚至幻想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妈妈会迎面走过来，把手扶在我的肩头上。哪怕她一声不吭，哪怕她就这么静静地望向我……葡萄马上全部成熟了。第一批葡萄马上就要采收。那些紫黑的颗粒真正是圆润如珠，饱满晶莹。那个酒厂工程师又要朝它们竖起拇指了……可是，这个秋天，这个迟迟走不到尽头的秋天哪。

一只鹰正从空中俯视我的葡萄园。它会看到什么呢？一片宽阔的原野，一片挺好的绿洲。它那么规整，那么茂盛，四周是篱笆，白色的石柱葡萄架井然有序，像一排排站立的士兵。它的中间是一座古旧茅屋。茅屋四周是香椿树，是马尾松。它在荒原上显得这么孤单。那只鹰也许在心底发出了嘲笑——它嘲笑一个年轻人恰恰在自己最幸运的时候，陷入了一个古老的圈套。

设置圈套的是谁？是老实巴脚的乡下人吗？我摇摇头。我焦灼难耐，记不起该埋怨什么。谁都知道小茅屋里的行李一直是那么简单。我像个匆匆过客。我甚至把背包和一些杂散用具始终规规矩矩地放在一个角落里，好像随时都可以拎起来就走。我怀疑拐子四哥和他的老婆响铃、还有常到我屋里做客的罗玲、肖潇，凭他们的精明早就看出了一些什么。奇怪的是他们什么也没有讲。

我在这个茅屋里生活了整整三年。这三年好像一闪

而过，心中什么也没有沉淀，面容上也没有留下痕迹。我当年从遥远的那座城来到这里，到处还都是新鲜和陌生的景物，可我今天对此已无动于衷。不错，在这三年里我也激动过，有深深的爱恋。但我还是要说，当我回顾这一切的时候，我才发现了最真实的东西，那就是——无动于衷。

葡萄树，你为什么微笑？

阳光从葡萄叶间隙里零零散散地飘落到我的身上。我迎着叶子望过去，刺眼的阳光告诉我这是下午三四点钟——“三四点钟，三四点钟，下午……”我自语着，咀嚼着这一刻的领悟。我真的不能在此久留。

我在一棵葡萄树下放慢了步子，离它越来越近。好像我第一次看到这棵葡萄树一样。多好的葡萄藤蔓，多么结实的藤蔓，粗壮有力，在春天和冬天被精心地修剪过，经过一个温暖的夏天，它饱含汁水；从暴起的褐色斑皮上，一根根细小的绿枝又抽出来，正沿着支架上的铁丝攀援。它的样子让我想起一种奇怪的舞蹈。一对对叶片相互眺望，流露出顽皮的神色：它们下边就是肥大的葡萄串穗，沉甸甸饱涨涨，往下坠着。不用说它们像乳房，包含了甘甜的白汁，这会儿正急着要去哺育。它们哺育谁呢？我眼前闪现出一对水灵灵的眼睛，长长的眼睫毛……遥远、遥远的一个人……又一个人……一个稚嫩的、纯洁的永远牵挂着我的人。是你的眼睛吗？是你放出了这满园的芬芳吗？

所有的葡萄串穗都饱涨着，向着一个方向垂挂。它们的乳汁会在一瞬间喷射出来，溅你满脸。我不知怎么

抬起了双手——我的手在阳光下清晰起来，于是它像变戏法一样变得粗糙了。手指像芋头皮那样的颜色。这双手如果安在城里人的脸蛋上，他们会大声尖叫。“像砂纸一样！”他们会这样喊。我这会儿就用这“砂纸”打磨了一下自己的脸庞，然后把一个枯败的葡萄叶掐下来。我看到叶梗上汁水晶莹。我揩掉了水滴。

这个季节里竟然还有那么多葡萄花，它们小得像米粒一样，一串一串。它们也在成长，慢慢也会鼓胀起来。当这个秋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它们将变成紫黑色的颗粒，这是一棵葡萄树所能结下的最后一批果实了，它们总有着微微的酸涩……

几年前的那个秋天宛如眼前。也许就是同一棵葡萄树，我在这荒滩平原上结识了你。那时你告诉我一些奇怪的故事。尽管我当时急匆匆出差路过，你还是遏制不住要攀谈下去……那一次准确点儿说我是要到离葡萄园不远的那个园艺场里。你向我诉说了自己的故事，在你的指点下，我看到了这片荒原上一棵又一棵的葡萄树在流浪。好贫穷的葡萄树，风沙日夜抽打它们的躯体，霉烂的葡萄在支架上发出一股酸臭，成群成群的灰喜鹊扑过去叮啄。它们在度过残生。

“谁是你的主人呢？”我问。

“谁都是我的主人，谁都不是。”

“为什么？”

“因为太贫穷。”

“是你太贫穷，还是你的主人太贫穷？”

“都是。我们都太贫穷了。”

“噢。”

我就在那时盘算起自己来。我是富有的吗？我如果富有，我可以当它的主人吗？那时候我的眼前一亮，真想去拥抱眼前这棵葡萄树……

不久我回到了城里。可是我心里清清楚楚，我被葡萄的精灵给俘虏了，再也不会有一刻的安宁。身边的一切都在向我暗示什么，内心深处的什么被摇动了。可我又死不承认这是那个葡萄精灵的作用，不是。因为我知道这绝不仅仅是一次远足的结果，不是。大约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摇动我的根。

我开始连夜地失眠，发出莫名其妙的叹息。梅子看出了什么，那双眼睛在角落里注视着我。我无暇顾及，越来越深地陷入了自己的思索，沉入了自己的内心生活里去。梅子，我们一起生活了很久，可是你看到了什么？你只是睁大了一双善良的眼睛。

儿子小宁比母亲要聪慧。他有一次张大眼睛问我，“爸爸，你又要出发吗？”

我点点头。他一语中的。

“妈妈，爸爸又要出发！”

梅子没有做声。她并不感到奇怪。不过她还是察觉到这一次出发非同往常。

我在家呆不住，老想走，走，可是，我的工作又需要我安静，安静下来思索，安静下来阅读，安静下来沉入自己的世界。我的性格与这一切形成了多么深刻的矛盾。我知道这种不安分的结果将会毁掉我。可我又没有办法。一坐下来，我就感到无比焦躁，好像远处有一

只手在摇动，有一个声音在召唤。我要迎着它走过去，走过去。

——直到这些个夜晚我才弄明白，它原来就是那株葡萄树。

深夜我听着梅子均匀的呼吸。她闭着眼睛。微弱的月光下，我看到了她整齐的睫毛。旁边，小宁睡着了。梅子并没有入睡。我看了一会儿，她感到了我目光的压力，睁开了眼睛。她的眼睛一如既往地明亮。

“……决定了吗？”

她问得多么突然。我摇摇头，又点点头。

“怎么？”

我叹了一口气：“我只是想去试一下。在这个年头里，梅子，你知道，”我挠挠头说下去，“你知道有很多人都在做各种各样的尝试。他们有的胆子相当大……”

梅子坐起来：“你的胆子呢？”

“我的胆子……不大。可我也算不得一个胆小鬼。我是说，我终究还像一个男子。”我笑了笑，“你大概还同意这一点吧，梅子？”

梅子转了转头。我知道她在苦笑。

一个男人！其实一个男人又该怎样呢？在这个夜晚的微弱的月光里，一个真正的男人该决定些什么？我在内心深处这样探问……

那个夜晚之后，我打点了一下行装，就像平常出一次远差一样，向着千里之遥的那个海滨奔去了。

一块陌生的平原正开始改变着什么。那种改变是缓慢而又深刻的。一切都在变化。好像从泥土中一下子涌

出了一群贪婪而又热情的生灵，令人惊惧。不过漫不经心的人也不少——村落的街道上，人流稀稀落落，他们懒散地晒着太阳。就像很早以前有一个神灵做了巧妙的安排一样，在这偏远的村落里我竟然还有一个远房亲戚。他的简陋的家就是我长途跋涉的一个歇脚驿站。我喝了他的瓜干烈酒，语气变得越来越急促。我们在弄一个周密计划。远房亲戚告诉我，海边的葡萄园现在已经成了这里人的一个心病。没有人敢去当它的主人，因为无论怎样也没有办法服侍这块园子了。这年头葡萄像人一样娇气，爱闹各种疾患，简直是神秘莫测了……

他扳着手指，一个一个数过了这几年向葡萄园伸过手的村里人，他们差不多都蚀了本，有的还变卖了家产。总之，这里已经完全不适合种葡萄了。

“可离这儿不远有个园艺场，他们的葡萄长得蛮好啊”。

“那是土地好哩。他们那边的土地比我们好，要不当年国家能在那里建上一片园艺场？就是这理！”

我无言以对。

“再说，”远房亲戚说下去，“园艺场里葡萄树少哩。他们主要是果子树。”

他说的也是事实。我踌躇了一下问，

“如果我来侍弄这片葡萄园呢？”

他大笑：“你？你不要说侍弄它了，你就是一个来看一眼，路费也花不起呀。”

我摇头：“不，我要住到葡萄园里，像这里的人一样，背上自己的猎枪，再养一条狗……”

“玩笑哩！”

亲戚一个劲儿说我玩笑哩。我不得不严肃起来。

我们后来总算进入了真正的筹划。我做了认真的设计，实打实地算一笔帐。

亲戚说：“在这个年头上，早没那么多规矩了。你要能出一个价码，他们说不定还会把园子卖给你哩。”

我的眼睛一亮：“可以买卖吗？”

“管他哩，”我的亲戚说，“前一段，工区里有一个工人就想买下这片园子。那怨他出的价码太少，村头不愿意嘛。”

“这么说可以买卖？他是买葡萄园的种植权？还是所有权呢？”

“买了就是买了，什么种植、所有，庄稼人不懂哩。你买了就是，那会儿园子烂掉了也没人管，你把葡萄全毁掉也没人管。”

我拍拍脑瓜。我想起了什么。我记得土地是不可以自由买卖的……不过，在这个特殊的时刻、特殊的土地上，也许一切都可以做得成。感谢神灵，我将要与这个小村做一笔挺好的交易——他们会让我出多少钱呢？我心里暗暗盘算着，一声不吭了。

这个夜晚我满脑子里都是葡萄。怎么办呢？让我回到城里？回到梅子身旁？跟他们讲我蓄谋已久的一个计划吗？这也许永远不会的……但同时我又怀疑起自己的权利。我自己有权利决定我自己的生活吗？半夜里我询问着，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看满天繁星。“我没有这个权力，”我喃喃自语，“那么谁有这个权力？是梅子？还

是小宁？或许小宁有这个权力……”我想起了一天半夜里，我攥住他柔嫩的小手捏弄时的感觉；那时候他睡着，把小手弯过母亲的颈部伸过来。我无意中一动，碰到了这只软绵绵的小手。我抚摸着，捏弄着，不知怎么两眼潮湿起来。奇怪，当时我什么也没有想。没什么悲哀的事么，没什么让人难过的事情么。我没有流下眼泪，但仍觉得有什么东西滴在了他小小的手掌上，就小心地给他擦拭了。这小手掌那么软，像棉花，可是比棉花更滑腻、比棉花更有弹性。这圆圆的小指顶、小指甲，真是神灵的一次杰作。多么美好的小手掌。夜色里我看不清他掌心的纹路，不能像一个蹩脚的手相士那样，说出我的小宁的命运。他刚刚四岁多，我没法预测出他的命运。可是我知道，他会像所有人一样长高、长大，他会投入越来越拥挤的生活。这只小巴掌，小巴掌，我把它按在我长满了胡茬的脸上，亲吻着它；又把它按在我的胸口上，让咚咚的心跳敲击着它。多么小的手掌，神灵的一次杰作。多好啊，多好的一只小手掌。我把他的小手掌轻轻地从梅子头上绕过，把它放到了他自己的身侧。唉……我在这个星夜里突然明白，我的小宁才有权力决定这一切——他会向他的父亲说什么呢？他知道他的父亲跌跌撞撞地向前，已经走过了人生的一多半路途吗？我的孩子！

这个夜晚我在院子里走了很久，抽了很多烟。我想起了学生时代，还有城里的朋友。我和那一帮朋友无数次地一起幻想，激烈地争辩……后来一部分人真的发誓顿足，到远方去了。可是弄到最后，那一次连长久的滞

留都算不上，那只是一次纯粹的远足。不过那之后人们也丢掉了犹豫，对一切冲动再无异议。什么美好的幻想、计划，随时都可以拿来实施——只不过眼下我所要决定的远比那一切要严峻得多……

这个夜晚我没有想出个结果就回到了屋子里。天亮以后我随便吃点儿东西，差不多没跟亲戚说一句话，就一个人走向了街头。我向人打听村头儿的名字。他们问：“你是找村长老驼吗？”

“对，我找老驼同志。”

“同志？”那个老乡很奇怪地笑着，用手往一边指了指。

一所比较体面的房子的门虚掩着。我敲了敲，里面有了应声。一个慈祥的老人迎了我。他大约五十多岁，非常温和。我介绍了自己。他连连点头，

“知道了知道了，你不就是谁谁家的亲戚吗？那个城里人？”

“是啊。”

他开始倒茶。我谢了他。他让我到暖烘烘的炕上去坐。在这海边的村子里，除了炎热的夏天之外，所有时间里都有一个暖烘烘的大炕卧坐，这真是人生一大乐趣。我抚摸着热乎乎的炕席子，用手在席子的纹路上划拉着。我说：

“我想跟您商量商量葡萄园的事情。”

老头的眼里闪过了一丝什么。

我这会儿觉得他比我刚刚感觉到的那个人要精明和强有力得多。

“我想包下那片葡萄园。”

老驼看了看破烂的屋顶，摇摇头。

“怎么？”

“承包是村里人的事情。”

“我也同样可以和你们签订合同。你们同样可以得到应有的收入……”

老驼把眼睛瞪了瞪，奇怪地看了看自己的两个拇指，嗯嗯几声，说，

“包下么，不如另一个方法痛快哩。”

我屏住了呼吸。

“你把它买去算啦！你是个有钱的主儿，村里人也不懵你，不会让你吃大亏。你买走它，死掉烂掉都由你去，俺也不去一次一次麻烦你。”

“可是土地……不准买卖。”

“我们准，”老头说，“我们自己说了算，你买它去就是了。只要我老驼按了手印，神仙也治不了。有人以前跟我商量过，没成。”

我满脸的惶惑，可是只有我自己心里知道这时候隐藏了多么大的欣喜。我将有一片自己的葡萄园，这是实实在在的一片土地。一个昂扬的声音在我心底爆响，我觉得一种前所未有的希望在等待着我。我几乎要拥抱老驼了。不过我那时故作平静，只问：

“你准备卖多少钱呢？”

“以前我们几个做主的商量过，两万五怎么样？”

我的心扑扑地跳起来。这个巨大的数字吓了我一跳。我没有这么多钱，我想一辈子也不会有这么多钱了。

老驼说：“告诉你一个底细，这片葡萄园十来年没有收获了。可是以前它在兴旺时候，一次就收入过一万哩！”

这又是一个大数，我的心又扑扑跳了几下。

我当然不是一个吝啬鬼，我从来就没有过多地考虑到钱。可当我真正地与人讨论钱的问题，却又变得小心翼翼了。钱虽然并不可爱，不过有时候它能毁掉也能赐予我一份挺好的东西，那就是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眼下由于我一时的冲动而失去了什么？如果说失去了一份心灵的安宁，那我将后悔一生。我没有做声。我不自觉地咬住了嘴唇。

老驼又问：“两万五，再也不能少了，这是最低价码了。如果再少，几年以后村里人会把我吃了。”

他说到这里，用手按了按发黄的胡子。

我觉得他说的是真话。我实在认为：要买走一片土地，两万五的确不能算多。因为我可以临时筹集这个大数，而买到的却是永久的权利。试想我们如果在这偏远的海滨村落里偷偷制定一个契约，那么它即便不大合法也会是最权威的一份文件。我极有可能默默地不动声色地在这里度过一年又一年。我会在这片园子里投入最平凡的劳动，也会在这里做成一点梦寐以求的事情。我可不想做一个旧式庄园主，我没有那样的野心。我只想经营一片挺好的我自己的园子。我要说服梅子，带上我们的小宁来这里过起日子。我会辞去我的公职——也许仅仅是停止我的公职。反正这是一次由来已久的、小心翼翼和徘徊不前的尝试。这种尝试的意义不仅仅属于我自

己。我觉得我在替很多的朋友蹒跚路。我有很多朋友，大家年龄相仿，从事着大体相近的工作。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个世界、一份生活。也许这次我真的要先走一步了。

我最后对老驼说：“你让我再想一想，你们也想一想。你看怎么样？”

老驼说：“怎么不行？这是件大事哩，怎么不行呢？”

我从老驼家出来，直接向着村落以北的那片荒凉走去。

春天的沙土旋成一个又一个小丘，凡是有草的地方，凡是生长了丛林的地方，沙丘都堆起老高。葡萄园的四周围有残破的篱笆，篱笆根上围满了沙土，所以就像挡了矮矮的沙墙。园子当心的茅屋已经破败不堪，它原来还是四间挺好的茅屋呢。大片大片的葡萄树都死去了，很多葡萄树好久没有修剪。一个冬天的风雪还没有吹掉架子上干结的葡萄串穗。我知道这是一些自生自灭的葡萄树，它们遭到了主人的遗弃。这片葡萄园的规模还可以，如果它们真的成了我的葡萄园，那我也许就是一个挺好的主人。我相信自己是一个善良的人，我会让这些植物感到幸福，让它们过上挺好的生活。如果这样，彼此就会相处得很好。

夜晚老驼家里点起了蜡烛，很多人围过来。我的远房亲戚也来了。从这天下午开始，这个家就一直是热热闹闹的，连村里的长辈老经叔也来了。屋子里满是酒肉的气味。很多人都知道了这里正在做一件不平凡的大事：俺村子要与一个怪人签订一份契约了。契约是由老驼找一个最老的小学教师拟定的。在我听来，它的措词

古气拗口，以至于因为极其文雅而变得不可理解，但大致的情形还是能够说得清的。那契约上主要说明某年某月、因何原因、这片园子要交到何人手里、证明人是谁、做约人是谁，等等。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契约在描述葡萄园四边的标界之后用了这样的四个字：四至分明。这是多么规范多么简洁的字眼啊。我立即想起了那片方方的葡萄园，心里美滋滋的。

老驼身边的人一边咳嗽一边喝水，提高声音念那份契约。念过之后，由一个人主持，我和老驼分别在自己的名字下面用力按了一下食指。两个红印留在了纸上，均匀地相对，我发现老驼的指印整整比我的大一倍。奇怪的是这个时刻我心里反倒很轻松。我及老驼为首的一方将各自保存一份契约。这是我生来第一次面对这么庄严的事情。好像我的整个生命在那一刻都押在了契约上。我绝不仅仅是指这张淡黄色的契约上面划着两万五千元的字样，我发现有什么难以辨析的东西在这张契约上面蜿蜒蠕动，它引诱我迷惑我，似乎又预示着绝对的危险。不过也就在那时我从小黄木桌旁边站了起来。

我按了自己的血红的手印，我将义无反顾。所有的人都如释重负，长长地舒出一口气来。这时我才发现这间小屋子里已经充满了呛人的浓烟，有十几支长长的烟锅在一刻不停地往外喷吐烟雾。我看见那个叫老经叔的老人坐在一个角落里，两手扶膝，一声不吭，一直在看着我。怪不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觉得身上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我注视着黑影里的老人。不知怎么站